

東萊呂太史文集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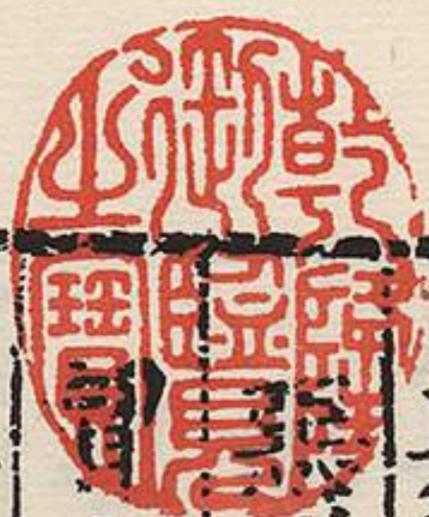
宋版麗澤論說附錄

第五冊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五

門人集錄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



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却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奪

曲禮言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與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者必自有來處謀於長者止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操几杖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遜悌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間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長

者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長者語須是虚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自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語亦不能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若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為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凡為人子之禮止在醜夷不爭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凊皆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孝子頃刻不忘親纔遇變時必加意於其間如古人扇枕之類是也在醜夷而不爭此

卷五

禮記

卷五

禮記

又見孝子涵養之親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父母不在前便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者與我一等之人也貴於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於我者彼自不敢與我爭惟勢力敵易起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止交遊稱其信也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蓋至於三命則不齒矣君賜車馬則當乘服乘服則偪近父母尤非人子之所安也如石慶至里門不下車所以貽萬石君之責雖六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而已三

賜不及車馬不過只是辭遜何故禮記者節節稱之如此大抵人子之心多為外物所移易有為歲月而變者有為爵位而變者如太師五十而慕此是不為歲月而變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為爵位而變唯其養得孰故不為外物移易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湏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兄弟親戚尤切近於鄉黨而尤見其慈愛僚友稱其悌也僚友在官日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悌為仁之本是也交遊稱其信也此是泛交偶與之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而移易也

州閭稱其孝昆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之稱以沽名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固止是遜弟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弟中湏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湏盡精微

毋固獲蓋食物羅列於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

乃至于一再至于三必獲一後已如此則心專著於一物矣若只以為求物必欲得之為固獲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幼子常示毋誑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毋何為毋曰將以啖汝毋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毋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為誑也毋當直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却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要因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

三五六

集錄五

四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非載於祀典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季氏旅泰山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邀福之心者多故看得福為可惡耳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過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也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過擦不位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疏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必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己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有善則記之為博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博史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其

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之言亦微其禮蓋
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儀容觀
起居也其無乞言之禮但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
醇厚朝夕與老者親或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
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三有乞
言之禮伊比之五帝氣味稍薄五帝養老之禮憲其
儀容養其氣體盡其誠敬而已何其起無遠養之
間偶然發言然後記之至於動容周旋之可爲法者
亦皆記之如鄉黨所記亦其類也博史者以之名
古者之史各各不同載閭內之事者謂之文史載
朝廷之事者謂之國史記老者之善者謂之博史
博厚也微其禮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扣問從容
款曲伺間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俟其言其誠敬氣
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至一更無一毫外
心見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
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惟顏子於孔子之言無
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憲而不乞言之
意想見五帝時人人皆顏子至於孔子纔說子欲
無言子貢便說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
孔門中唯顏子一人而已五帝之養氣體淡陶

治之功固非言語訓告之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二王名其史曰博尤有深意大抵忠厚博篤之風衰緣前言往行斷絕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今之學者能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乎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

豪釐之礙則外有豪釐之芒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洒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一年視離經辨志

曉意義

三年視敬業樂羣

不敢輕易

年視博習親師

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

方能

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

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大學始教

止

學不躡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

法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菜者薄物大抵古人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欲知其所自

來為學欲至於賢聖豈可不知其本始初入學使
之皮弁祭菜致敬於先聖先師此心其如之何自
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
一字初見師友未經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
所謂以敬道示之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宵
為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宵乃是夜何故夜誦蓋
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
宵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入學
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間
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
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處此
所謂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初入學時凡
在學之衆鳴鼓升堂新入學者必發其篋以出示
其所業彼見鳴鼓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上又欲
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遜弟之
心不期自生傳說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為學之自
始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作教刑有所不及有
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以收拾其威儀使之
端正所謂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所以使學者
從容優豫不至迫切蓋天子以萬乘之尊臨之學

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
二年不視學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
須使知將有天子之視學亦所以警其志時觀而
弗語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不在口耳之間在
於觀感啓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為然五帝憲養氣
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耳皆所以存
養此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躡等古人為學盈
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躡等雖曰求益亦
是犯分便與為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
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誦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
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
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
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畜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
之棄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
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為是但恐
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
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
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為真知蓋未至聖人
安能無欠闕人須深惡欠缺在甚處然後從而進

之苟汎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貴賤

窮達也

執兩端用其中

物必有對 仁義 剛柔 寬猛 就兩端用其中孔子誅少正卯見陽

貨去齊 去魯

君子有絜矩之道左右前後看著都一般如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此言對景公說得對陳氏說亦符此

之謂絜矩

力行近乎仁心不在焉便覺語言無力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繼之

三十三

一集錄五

一十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

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須是實見解得無益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非是見也於隱顯生於微龜山說見此則知所以戒謹恐懼須

看見此与知 所以五字

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

莫知辟也盖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

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

肯行况明知罟獲陷阱之罟乎所以莫知辟者只

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觀勉而自行坦

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
中庸道出來如何思豈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
若要真實者看得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
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
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真是難見況
古人立言句句真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看
得灼然移換增損得不得方盡

素其位而行

乍心不能安行

集錄五

卷上

羅谷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知近乎
勇不知又加此後如何真見其是與不足

擇善則恐差固執則恐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方也
雖學問思辨則又不知行箇甚

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
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禮樂去其所
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
莫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惟失其本心故莫

能行苟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

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大學固是以致知為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要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即是

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六

門人集錄論語說

便指孝弟為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為仁也體愛親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充之仁其可知矣曰為仁見學者用力處

欲巧其言欲令其色其所發為如何蓋不仁矣然則仁之義豈不可默識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自體認得能知出辭氣斯遠鄙倍則見此矣晉人書柱疾雷破柱而申色不變孔子却迅雷風烈必變若如此看晉人却是強似孔子此便是巧言令色

弟子入則孝章大抵言學者當務本文藝亦所當為蓋無非學也然當以立本為先

親仁所以輔成吾德親者心誠親之之謂

民德歸厚矣須看歸字厚本民所固有上之人與之發其良心故皆歸於本然者

二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家法種種皆如父之舊不暇改也至於事之害理傷人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見其

害人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改於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有害義者汲汲改更常如下氣幾誅號泣隨之之時是亦無改於父之道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雖未嘗廢於天下而我無是理則與禮樂判然二物耳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情性之正只爭分毫

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蓋無非此理而已所

二集第六

二

遇有約樂之異而心則一也顏子在陋巷之之心

即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利仁者擇善而執之是也曰利仁則與欲仁之意同

蓋為仁者也至於安仁則入乎聖域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而未仁其好惡皆私心也非特以同異為是非亦且隨旦莫而遷變矣烏能好惡人哉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見至明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唯其無私而物之妍醜自不能逃雖千百徧照之其妍醜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惡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著不得惡字蓋一志於仁
自著不得惡念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惡不仁正是初學用力處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此只見有生熟若見得熟
自然不見有可惡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總有一毫私念沾
著便去之不使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最要看若不曾著
實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顏子既竭吾才見力不
足然又不可住

一集卷六

三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各有所偏各字
要看又曰黨偏也或偏於厚偏於薄偏於厚則去
仁近偏於薄則去仁遠觀人之仁觀己之仁皆可
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自然於利而行多怨

小人喻於利小人之視君子於利心上看得甚分曉
曾子曰唯曾子一唯之外無復問難顏子問仁孔子

既告之以克己復禮方請問其目蓋曾顏之於道
皆悟之者也曾子之言雖已悟而自有顏子之未
悟者在其中顏子雖若未悟然自有曾子已悟者

見其中故聖賢之於道貴其不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兩句是學者日用工夫人不能以獨處必與人處天下之人不過兩等曰賢與不賢而已世之見賢者其下者閉隔漠然不知其次者嫉忌之其上者不過稱贊之而已胸中閉隔與嫉忌者固不足道之其稱贊者亦初無益於己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者有為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下者流而與之俱其上者則絕而遠之流而隨之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未是切已須是見一不賢者怵然自省於中且安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日安保於他日須看齊賢兩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般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才說學得兩三分也得便與無志一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又曰予創若時舜禹豈有是哉蓋當時天下只有一丹朱為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故怵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為不預己事則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
一章發明人子孝愛之心弥縫救正使親不致於
有過之地非是純孝全體父母之心者不能所謂
事父母幾諫者不待過之已形略有萌芽發見便
去救正然須是自朝至夕全體父母為心視於無
形聽於無聲此心常在父母身上方容得幾之形
且如扁鵲治病齊侯之病二十日已苦則便知存膝
理蓋扁鵲專以治病為事故見其幾微人子不專
以父母為心安能見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是養
其慈愛不至於傷恩見父母過失萌芽形見便諫
諫時乃是從容宛轉諷諭非是忿戾剛狠見略有
不從處又去做工夫常養成此恩意此一句最要
看若諫時忿戾剛狠致父母怒時父子之恩已傷
須是見得意思略不從便做工夫又須看又字初
見父母過有幾微便諫到父母略有不從君子必
自反又自言我之愛敬未盡處又重新添一重工
夫而不違諫之初心勞而無怨此一句亦要看救
正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
力到得形神雖弊亦不敢怨此人子之職當然此
見得人子於父母無已意思夫左右周旋救正其

過亦不勝其勞所以勞而不怨者蓋不做分外事
看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正救父母何怨之有
若如此雖賢聖為父也會底豫工夫到此地位惟
舜為然後之人子平時不以父母為心見幾不諫
到得過形見方諫又不能委曲和順忿戾剛狠常
致父母之怒至於諫不從便止既不加敬又復憚
勞皆舜之罪人也

朽木不可彫糞墻不可朽蕪子由策引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以規 仁宗此甚有理譬如朽木糞墻
皆是本須壞了整頓不可得謝上蔡釋之曰志昏

而氣衰蓋當此時胃中憤 莫知所主如何救得
始吾於人猶言舊時於人也今吾於人猶言今時
於人也蓋言今之人不當如古時人一例看耳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上蔡云
周急濟難亦何害其為直然在當時之事其設心
恐不若是也答問之間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
意已傳矣此說甚善但云今未可認乞醯為不直
此却未盡夫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
乞醯於鄰為不直亦何不可之有

子路共敝之心雖小於顏孔然皆是不自私充此心

去足可為顏孔

內自訟人能見其過自怨自艾戚戚不安為已切故也

有顏回者好學周有八士如此者方能為有

不貳過人之有一過必變成二過何也人惟惡其過也是以求以蓋其過惟求以蓋其過則非為妄言以自飾必為巧計以自蔽故本是一過遂成二過顏子之過蓋未嘗如是亦聽其如是而後不復犯之耳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行人焉耳乎聖人師弟子之

集錄六

二十七

相答問不及其他而獨以得人為先蓋凡人之入仕此是第一件事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一段事一則見得澹臺滅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昵取人而以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即此亦可見其敦篤凝重而無苟且欲速之心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又見得其有不可得而親踈處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止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於民而能濟衆此聖人之功用非

學者求仁切近之問故曰何事於仁又也聖乎
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子細看近字

論語雖言仁之方然未嘗不是全體孟子指切良心
教人心仁也

曾子臨終語孟教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將謂有甚大事却是說此三事觀曾
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曾子著意分明處至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却是倒了

曾子告孟教子一段為學最切曾子反復丁寧謂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若人說到此須是穷神知化精

○集解六

義入神曾子止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又繼以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人管我且
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信難訓
話大要是顏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
以能而問不能以多而問寡以有為無以實為虛
不校其犯則是矯偽不情為顏子者蓋亦小矣顏
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耳初不知寡
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曾子見之乃
以為顏子如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

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為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寬也毅曰剛也剛則必不能寬寬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非謂弘而濟之以毅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臯陶謨言九德直而溫寬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是病

麻冕禮也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然近於奢而古為之者時也後世易之以純則為禮禮理也雖違於古吾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禮也拜於下古禮也理之不可易者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自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於禮之變也故違眾而從下非泥於古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教不明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抵古禮近於侈則從之今麻冕之易偶中於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變而得其當拜上之易背於禮故孔子違之以救當時之失後世變古之禮非能古當於理也特假之以自便耳漢武帝於原廟則減之以至祖宗祧廟之

制皆一遵於古此無與於已故也至於千門萬戶之宮乃不稽於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須能辨此方能明取予之理今人不辨得此多做強牽合底事故遇事多妄予妄予則必妄取

與上大夫言閭：如也蓋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平曾中物來自應與上大夫言不期閭：而閭閭與下大夫言不期侃：而侃侃譬如月無所不照遇地方而方遇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有

心非月也

三十四

集錄六

十一

朱熹

先進於禮樂止吾從先進野人是都無所識之人故先進之於禮樂君子元自有禮樂故後進於禮樂者求彼之禮樂以正我之禮樂孔子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之類是也從先進者自處於不能也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大凡讀書臨事曾去裏面講究理會便見得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不知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之為道既難則言之亦當難今牛之言不難矣豈能為仁乎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我皆備物臨於吾心有一毫

不盡處則不免於憂懼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止非惑歟此是聖門切己工夫觀子張問此則知是眾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問此則知遊息宴閑亦不廢此工夫崇德是長養其德脩慝是磨治其慝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曰善哉問善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問先事後得事是請事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心凡有所為必先計較先欲有得終無所得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傳學不教內而不出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惟先其事則日有得而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他人自己又欠工夫攻是用力如堅壘大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脩是磨礪精細之意此所謂備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興雖三尺童子亦知之忿之已過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亡身及親之惑但將人自胸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己工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但至暮未嘗不有此三者

須臾時時點論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先有司則紀綱條目立矣赦小過則小有出入亦容矣二者苟未之盡則雖舉賢才將安所施焉知賢才而舉之此見聖賢氣象不同

樊遲請學之孔子既拒之矣復問學圃此有以見古人之厚矣然孔子面責之可也何必待其出而責之蓋欲其遲聞而知之則聽之力而為之堅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治亂與衰之大綱專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

禮記卷六

者周衰禮不備孔子門高第尚不能辨孔子特因冉子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世識為國之大綱孔明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識大綱入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然終無總統處昔有仕季氏魯之家臣也冉子有退朝氏之朝夫子特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而季氏所為有乃事也觀此一段充足以驗夫子至邦必聞其政處蓋夫子乃是當時之大聖人雖時君不能用然皆知事之如季氏將用田賦使冉子訪諸孔子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以此知

得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爲國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有所謂寬大長者以至凡百制度見於兵民之間者尚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以一身爲天下凡所施設皆是事了幸而光武明章皆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治至和帝稍惰其業便衰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不遽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說者謂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於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治故大黃烏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烏頭處蓋當時人利祿薰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爲如何不知當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子貢問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等人乃是

偷合苟容非有心於天下邦有道亦使得邦無道亦使得其罪過於穿窬聖人一言道盡後世人病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子出子曰使乎使乎看此一段皆以使者善爲辭命不如此夸張矜大蘧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蓋在當時克已上做工夫者其使者深入其闢奧見其下手做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抵人履之而後知不於克已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過之難改惟其下手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爲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則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曾去上面做工夫了將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語便是不曾做工夫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它思即是出其位也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有限量則是有所息而非聖人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富春秋之末
所謂先王之澤將盡是時高見遠識之士見時之
不可爲多是以爲不足爲凡是見於論語者其間
固有中節者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聖
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出學者論之荷蕢者之
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遠志之人不
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磬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
所謂知音者亦不爲少且如師襄之後聞音之清

集錄六

濁之蟬蝦捕蠅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
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
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來人之
心形見於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於聲甚難察
非有地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擊磬知聖人之
心又與其他聞音之清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
硜乎莫已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此位高然
而一見一聞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
則揭言古今時節難處譬如渡水深與淺皆做不
得看此語何荷蕢與擊磬當隱者不聞天下事是

經意曾去體甚入深又益二得淺又做不進得其
他望風說做不得者不自其值比之聖人之明是不
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亦之難矣孔子深言之
辭看此一章彼既略知聖人之心天下事豈淺又
曾自去籌度其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地位
然而心既不虛雖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是於
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固是君子里仁爲美擇必
處仁大抵爲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恃

論語集注卷六

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兩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
子其二是闕黨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淳薄
宜乎見拒於聖人闕黨童子居聖人之里日漸仁
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乎氣質變化聖人與之
然而互鄉見進於孔子闕黨見絕於孔子互故以
此知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
旦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慕聖地位
都變闕黨雖在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才
居於位與先生並行使不遜地位雖近如去聖人
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一章此即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篤敬所謂誠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所謂形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此一段略而言之就面前事說固是有羣居終日無一句好說話非毀些言長短則譁浪笑傲否則談閭巷瑣碎皆不及義若究竟論之義之一字須要看義是當然之理若是私情皆不是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是小機械相籠絡小技能相矜誇凡學者所稟雖有深淺知此病甚少須看終日相聚說脩身

行已多少說譁浪笑傲多少便可見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曾中正大易直都無小機械小技能此二句雖知學者亦洗磨刮除不盡觀難矣哉之語可見聖人憂之深憫之至聖人之言如天地之寬聖人所憂乃是真憂義之一字如孟子所謂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凡所謂義皆是精微難識處雖是精微然亦只是當然之理學者如能易直正大無緣有機械技能終日所言無非當然之理學者欲自驗其學之進退資質之厚薄與小人近與君子近但看終日所言當然與不當然吾心所存多

在大體上多在小慧上能以此自驗之則為學子工夫自然進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質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無緣得不露圭角苟非孫以出之則人必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遜所以成己成物者至矣又懼夫人之遜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初心之謂蓋於遜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遜無害不然特委靡不能自立之人耳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歎辭也言三代之所以用其直道而行耳豈若後世用詐偽駁雜之教而行之而謂直道不可行乎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大受小知正是君子小人分處君子所稟淳厚篤實不用心於小而所受者必大如以仁已任任重而道遠可以託六尺之孤者皆可以大受者也若小人則輕捷便利見事易知處事易成乃其

所稟之清豈能如君子之大受後世人所見不明
或反以輕捷便利為可喜淳厚篤實為遲鈍殊不
知淳實之人所見所為雖後於小人及其養之既
孰擴而充之必有大過人者便捷之人所見所為
雖常先淳篤者要亦止於是而已學者幸而稟淳
厚篤實之資反自恨不如便捷者不知此乃進而
為君子之路不幸而稟輕捷便利之資反自以為
喜不知此乃入小人之門有淳厚之資而不知充
養猶是剛毅木訥近仁者自以為不及小人而求
與之角則非徒不能及之而祇自害耳故遲鈍者
當自勉而不可自弃便捷者當自戒而不可自喜
也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人之通患被動之時境界轉移知
如服良藥見其一時之苦証而弃之不知後之有
益而能除疾也如食毒物一時見其美而甘之不
知其後之疾也朋友之益益亦然然人情好惡損
者好遠益者只為被時一境界換了故人須臾不
為時下境界所移始得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此指
凡人之取友必須端正
然後漸染正氣氣質做得好

直乃剛直之人我才有過便得其規正然所貴乎
友直者不獨有過賴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人處則
我非心邪慮自然不敢萌諂是忠信之人我有事
得其至誠相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賴其
相與與此等忠信人處則朝夕無忌酒養吾之氣
質亦將為忠信之人友多聞者特取其聞見博洽
蓋此等人歷事久閱義理多見事這透與此等人
友不獨賴其相與謀事亦覺自己踈漏自然激發
進步為學友此三等人安得無益友便僻僻是邪
僻謂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無能為之人
便佞是可媚於我者友便僻便佞所損固不言可
知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於我處聖人何意處於
便僻便佞之間蓋與循循無能為之人處便入便
僻便佞之媒梯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畏憚其漸
必至於友便僻便佞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觀瞻
併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是害
事學者須當自點檢若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
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則便當引避否則為小人
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至

於三損者至於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
蓋禮勝則離樂勝則流禮樂而加之以節則不至
於偏僻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
其胸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
夫友所以輔仁也友賢者而至於衆多則漸磨之
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
必至於無已樂佚遊則游蕩之心一生必至於忘
反樂燕樂則燕安之心一生必至於恬然而不知
懼是三者雖均於爲損而其根各不同樂驕樂是
其心常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矣
樂逸遊是其心常向乎外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
又多矣樂燕樂是其心常向安處求心常向乎安
則良心之損益多矣

原德之賊鄉原之心要牢籠盡天下人天下之人
非庸人即君子故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以求合乎
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以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間之此一章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
之教人或于或宜或抑或揚或逆或順蓋非一道
各隨其資質質根本權範作或若夫不屑之教誨

國已發明此義然則孔子雖載不屑之教如不
受曹文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固是不屑教誨
成就處須看孺悲一事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
意未甚至孔子辭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
辭之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既辭以疾又取瑟而歌
示其間暇使孺悲知孔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
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故孺悲歸自克責後來
哀公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喪禮之存於世皆孺
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孺悲後來進
德辭氣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中庸

卷第六

十一

六

君子亦有惡乎也惡訐以爲直者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
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元之氣該乎
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養使天地之於物有以生
育長養之而無秋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
是猶道之有仁無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
無惡正氣初無惡對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
之理也惡者君子有惡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
者做工夫處然亦人段切當故孔子答之以有惡
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垂成于之

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蓋自取其惡也君子過惡揚善順天休命與稱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訕上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戾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為惡果敢而窒者果敢則見事必為苟窒塞而不通則必至於害事皆聖人所惡也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因夫子之問以其己之所見而告夫子觀夫子與子貢之所惡便見聖賢分量有差等夫子之所惡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偽者似智而非智強梗暴戾之人似勇而非勇計以為直者全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此亦似直且比于龍逢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非好訐以為直凡此二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惡者欲辨疑似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可者僅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為士非曰可以止也

執德不洪信道不篤凡人所以執而或失者只緣是
不洪所以信而或忘者只緣是不篤惟洪然後能
執而不失惟篤然後信而不疑執與洪信與篤當
作一事看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若體會得八字仁在其中
小无大皆有文武之道皆是聖人學處
立之斯立非感召也



此處文字模糊不清，似有行草書寫，但內容難以辨認。

